

郭有义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支地下军

——张绍儒与保五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写的张绍儒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生于战乱年代，当过军阀岳维峻的兵，在本乡拉过民团，当过抗日副司令，摇身一变又成了日本人的警备队长。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国民党的保安五团团长。他为日本人服务，日本抓他进监狱；他当保安团长，国民党同样抓他进监狱。因为他一直和共产党有联系，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他明着是打共产党，暗地里给共产党送弹药、枪支。他与其他保安团协同作战，暗地里给解放军送情报，使我军耳聪目明，接连消灭了四、五个保安团。他假戏真做，险象迭出。复杂的环境，锻炼了他的机智。共产主义的理想，使他无所畏惧，成为我党一个坚强的地下工作者。

前 言

这部回忆录，回忆最早而脱稿最晚。6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玉门油矿，偶然得到一份开封党史办征稿提纲，或者说通知，便提供了一份我曾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的资料，其中就讲到五团的情况。但那时和现在不同，一方面自己缺乏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是自己还在岗位，无暇做深入的回忆。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再一次提出请老干部写回忆录时我已离休。我觉得我的身体尚好，不能坐坐转转，玩玩乐乐，养尊处优，不干活白吃社会主义，便重整旗鼓，奋力笔耕。当然，选题时首先想到保五团。所以在《燎原》杂志第四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写了一篇《一支地下军》一万多字，算是这部书的内容提要。发表后，多数人惊奇，个别人怀疑。出版社编辑的态度对此文极表赞同，并对张绍儒油然而敬。渴望我把这篇文章扩大为一部书。这对我鼓舞很大。从那时起，我就广泛地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由现在“硕果仅存”在五团工作过的人，尤其是在张绍儒、朱广仁身边工作过的人及他们的家属，直到在豫皖苏区工作过而了解以至主持与五团打交道的新四军干部，都尽情地给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黄金有价书无价”。也是那篇文章《一支地下军》在政治上、在社会效益上起了重大的作用，给很多冤假错案甚至含冤致死的人平了反，所以有关人员都意兴盎然地来提供资料。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两个人：一是董莹同志（已故，即书中的董素琴），下了几年的功夫，供给我有关张绍儒一生奋斗的四本

(青少年时期、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解放后)材料,数十万言,形成了本书编写的轮廓;二是袁立荣同志(他是豫皖苏新四军主持并亲身参加这方面工作的人),这个来自受益地下军方面的活证人,才可证明本书的大事叙述是确凿有据的,并非出于作者的“杜撰”。

1985年5月下旬,开封党史办在开封宾馆专门召集了一次有关五团方面的地下工作座谈会。那时我正在住医院,由我爱人周月俊扶我去参加会。这次会对我的鼓舞及材料的搜集与核对,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部书的走笔至豫东解放为止。我写的题目是《一支地下军》,怨我不写“地上”事。

书后有两件附文。

附件一:《袁立荣的来信》。信中对张绍儒评价很高。这是对本书故事活口活证。故录之,以资佐证。他是老同志,现已离休。离休前任兰空十一军后勤部政委。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

附件二:《肃穆怀念滕代远同志》。滕是老一代革命家,抗日战争时期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我们开封一带地下工作,从作者的工作系统来说,始终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下进行。他对我的人身言教刻骨铭心,至今还光彩熠熠,铿锵有声。故录之以启后昆。没有他的领导和支持,就没有我在河南地下工作的成绩,当然也就没有这《一支地下军》。

兹预先说明一下。

郭有义

1992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张绍儒的时代及其成长过程	(1)
第二章 抗日英雄	(17)
第三章 河西指令“曲线救国”	(26)
第四章 剿抚兼施 发展实力	(34)
第五章 练兵正纪 违者严惩	(44)
第六章 建医院 办学校 开展文卫	(50)
第七章 禁烟毒绍儒挥泪斩金鳌	(55)
第八章 勤俭持家 正己正人	(59)
第九章 轻民赋广开财路	(67)
第十章 闹蝗旱与民同苦	(76)
第十一章 张绍儒被关进日本宪兵队	(81)
第十二章 日本投降后张绍儒的处境	(91)
第十三章 我们是如何打入张绍儒部队的	(97)
第十四章 交通通讯旗语 灯语 密电码	(110)
第十五章 扑朔迷离取通许	(119)
第十六章 张绍儒一进陈留城	(124)
第十七章 张绍儒一进杞县城	(129)
第十八章 张绍儒二进杞县城	(137)
第十九章 张绍儒三进杞县城	(148)
第二十章 张绍儒二进陈留城	(156)

第二十一章	编外联络站.....	(164)
第二十二章	杞兰联防指挥官.....	(172)
第二十三章	开封解放前夕城防鸟瞰.....	(180)
第二十四章	张绍儒第二次入狱.....	(189)
第二十五章	尾声.....	(199)
附件一	袁立荣同志的来信.....	(201)
附件二	肃穆怀念滕代远同志.....	(203)

第一章 张绍儒的时代及其成长过程

1907年3月2日，张绍儒生于兰封县第三区油房寨村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

当时满清王朝危如累卵，帝国主义竞相侵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萑苻遍地，灾荒连年；浩浩神州，乌烟瘴气，官匪一家，民犹倒悬。尤其兰封一带，地居黄河拐弯处，黄河汹涌，虽高筑堤防，连起横坝，还是常常决口，屡屡横流，致使沃土流失，沙滩满眼。而大堤及其两侧，荆榛草莽，荒芜幽暗，成了土匪出没之地。所以人人一夕数惊，家家鸡犬不宁。打家劫舍是常事，逃荒讨饭遍地走。

张绍儒的村子紧靠大堤，堤北为考城（现在兰封、考城两县合并称兰考县），沿堤东去数十里为山东地面，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在这“化外皇帝远，力大即为尊”的地方，盗贼蜂起，歹人横行，当时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从这里东南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程庄寨的小镇。在这个小镇上，虽设有三区区公所，区长杨文甲，副区长胡廷起都是威镇一方的地方豪绅，除区公所的几十名武装保卫团外，还各自拥有一股私人势力。按理说可以绥靖地方，威慑宵小。可是他们矛盾很多，周围仇敌不少，自顾尚且不暇，何遑其他。所以狡黠者肆无忌惮，善良者任人宰割，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

绍儒的父亲名永庆，原以务农为生，只因老母多病误被庸医害死，本人才悲愤学医，济世活人，但始终未放弃农业。永庆的家业并

没有良田，他子承父业，两兄弟分家时，分得了二三十亩沙滩，蹚几尺深不见土。要想盖房砌墙，拓土坯也是困难的。生活困顿，生了几个子女都夭亡，只活了一子一女。此子即绍儒。永庆秉性耿直，四体勤奋，经过惨淡经营，勤奋学习，把沙层扒开，种上泡桐、枣树、蚕豆、花生，半生劳累，到绍儒出世时，已经家道小康。永庆对儿子尽哺育之责，并严加管教。为了改变家中无文化状态，便在绍儒垂髫时期，教他白天入学描红启蒙，夜晚在家灯下除复习蒙学功课外，还要学医。时日匆匆，当绍儒读完六本启蒙小书，捧起巨著《四书》时，已经十岁有零。他聪明伶俐，浓眉大眼。父亲看他有培养前途，趁同学中有冯鹤林、程金丙、侯春山等到刘埠口村刘老先生处住宿学习，便把绍儒也打发在那里住宿。在这里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并粗读了些诗词歌赋。春去秋来，匆匆五六年过去了，正在他意兴盎然地吟诗读书之际，忽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学生们正在拥被酣睡之际，被一种吵杂的声音所惊醒。随后屋门被破开，拥进了一伙黑影，擦火柴，点蜡烛，东照西晃；掀被窝，辨人脸，个个端详，到后来从套间内捉走了一位少年公子。把几十名住宿学生吓得慌乱中四散奔走。张绍儒也摸黑回到家中。

事后听说这是田树恩部派人来学馆拉肉票，捉走的那位公子是杨庆荣老财的儿子。后经托人说合，花了五千白洋才赎回。刘埠口村馆经过这次厄运，张绍儒只得暂时蛰伏家中，从老父习医。但他寻思，当今的世界是土匪的世界，以三区一带来说，就有李鸿典、马逢乐、韩金殿、田树恩等四大霸。至于毛贼小盗遍地皆是。绍儒读书明理，志在救国保民。虽欲除暴安良，奈何手无寸铁。风闻南方有国民革命军之北伐，省城就有国民二军坐镇。他很想投笔从戎，学些韬略，将来即便无力救国，至少可以保家。于是，他不告家父出了家门，到省城吃军粮去了。这是1925年4月的事。

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信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的军队原驻河北通县，1924年由通县移防河南。国民二军来到河南后，先攻下郑州，然后又占领开封，胡景翼军长便当了河南省督办。胡景翼当了河南省督办后，李大钊同志还专程从北京到开封来和他谈过工作。可见他是联共、救国救民的。当时河南正需要这样的人，为政以德，以甦民困。

不幸的是“好人不长寿”。当绍儒于那年春天兴冲冲地跑到开封时，只见处处银装素裹，人人臂缠黑纱，一队队梨花带雨游行的人马振臂高呼：“胡督办永垂不朽！”“胡督办精神不死！”……绍儒目睹此情，心中十分悲恸，不禁潸然泪下。又听街头巷尾纷纷传说：岳维峻当了河南督办兼国民二军军长。绍儒灵机一转，化悲痛为力量，心中默默祈祷：但愿国民二军后继有人，岳督办“萧规曹随”，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平定河南，振兴中华。想到这里，他心中一高兴，便找到马乾三骑兵旅报名参了军。

绍儒在马乾三旅当兵半年多，横戈跃马，练兵习武，得意洋洋。自信从此可以步步高升，手绶虎符，为民除害，为国争光。不料岳维峻野心勃勃，一改胡军长之革命决策，掉转矛头，与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相互勾结，幻想扩大地盘，向四方挾伐。纠集数万之兵，包括马乾三旅在内，浩浩荡荡，出豫省向济南进发，图谋抢夺山东。谁料内部不合，到了前线自相火拼，不战而溃。二军自散，岳维峻收拾残部退回陕西老巢。张绍儒遂乘机回了兰封老家。

绍儒于1926年元月回到家中，豫东依然故我，土匪遍地，干戈扰攘，过往部队接连不断，钱财掳掠一空，抓丁抓伏，人人自危。

绍儒是大军中混过来的，硝烟弥漫不能使之迷，战火纷飞不能使之惧。虽然此行未遂救国救民之壮志，但从他个人锻炼成长

来说，却也是一番不寻常的经历。他学会了骑马，懂得了操典，娴熟了枪弹，练习了拼搏和打仗。自从他当兵回来之后，每日黄昏，总有些人到他家听他摆龙门阵。尤其冯鹤林、程金丙、侯春山等，这些丫角之交更是情投意合，过从甚密。

张绍儒聪明过人，了解群众心理。他心中十分清楚，一些青年依恋他，围绕他，无非是因为他出过远门，当过骑兵，受过训，打过仗，想从他这里得些知识，受些启发。他每逢这种场合，总是尽他所知所闻，说说想想、想想说说。从北方军阀混战，谈到南方革命，从胡景翼的进步谈到岳维峻的颓废。他佩服冯玉祥，冯玉祥是国民一军。自从冯玉祥来到开封，他就不断地宣传冯玉祥的伟大及其军政伟绩，冯玉祥练兵如何严格，生活如何朴素，自己不摆架子，能和士兵们同甘苦，共患难，打成一片。说冯玉祥是参加国民革命的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闲谈时，他很会循循善诱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先从保家救民谈起，然后及于反帝反封建，平定世界。时间一长，有志之士，莫不把希望寄托在张绍儒身上。如牛万兰、冯鹤林、杨汉民、牛三等人愿意推举张绍儒为领袖，揭竿而起。

要有所作为，有了人就得有枪有炮。张绍儒朝思暮想想得枪，有时晚上做梦还在玩枪。他和同伙反复商议，苦于束手无策。正在苦闷之际，有一天早上来了百十个全副武装、着灰军装的丘八，一位身佩武装带，腰里别着匣子枪的军官领着，进入了张公安寨村（这村与张绍儒家的油房寨村中间只隔一座关帝庙，所以等于一个村），这已是1927年的春天。奉军打入豫境，进了开封。直系军阀吴佩孚由河南逃往四川，张学良的奉军沿京汉路继续南侵。驻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唐生智和张发奎两路兵马进行北伐。经过数度激战，奉军不支，拼命逃窜。国民一军军长冯玉祥又从豫西插入郑汴，横断奉军联络。豫境奉军只得遑遑而逃。他们打仗虽然不行，而扰民却还有余。那时的军民

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老百姓只要看见一张穿老虎皮的，总是远离为好。这次当然不会例外。村民们只以为是奉军溃退下来路过本村，又免不了一场浩劫，只得拼命逃跑。连张绍儒等这几条硬汉子也杂入逃难的人群中去隐避在大堤上的草窝丛林中了。但他们毕竟跟乡民不同，随时又派人潜入村庄去了解情况，探听消息。

很快就有人报知绍儒说，进村的奉军都停留在关帝庙内，自带粮食，支锅做饭，挑水拾柴，毫无扰民的意图。总共有一连人，其连长就是本村人氏，名叫杨玉格。他口口声声，东张西望急切要找张绍儒议事。

绍儒闻之大喜。遂领着他的四五个同伙离开堤上草窝，急急走向村里。

杨玉格原是张公安寨村一名木工。手巧人好。外出谋生数年迄无消息。今朝突然带兵回来，而且身为连长，也算是衣锦还乡吧！可是从事军现时在河南的处境来说，他就是一员败军之将。兰封临近开封，一旦国民军闻风追来，不仅自己这一连人难以保存，连全村老百姓也将受牵连。因此这一百多人如何安置就成了大问题。他正在山门前焦急徘徊，心中想着张绍儒。因为他虽然身在奉营却也不断打听家乡消息，早听说张绍儒当过国民二军骑兵，现在虽是赋闲在家，但不甘寂寞，胸怀救国之志，想他定有良策。正埋怨他还露面，猛抬头看见从西面几个小伙子急匆匆地跑来。领头的一个大个子还举着手向山门前打招呼，离老远就大声喊叫“杨大哥！”杨玉格手搭凉棚引颈一看，喜不自禁，这不正是张绍儒领着人来了么！

杨玉格趋前几步去迎接，张绍儒他们来到面前，彼此紧紧地握住了手。

张绍儒问杨玉格：“你怎么回来的？”

玉格环顾着左右，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便倾吐。绍儒聪明过

人，灵机一动，便邀请玉格到他家去坐。于是两人携着手到了张绍儒家中。

坐定后，绍儒先向玉格赞扬了几句，说他在外头混得不错，由耍手艺当上了军官。谁知玉格满腹牢骚，绍儒的话一下子触到他的痛处，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外出多年的经历。

杨玉格本是手艺人，只想以手艺糊口，只因他心灵手巧，又遇上扩充队伍，便当了一个排长。这次南下又成了连长。叫该连跟随大军到河南来厮杀。河南为其家乡之地，哪能自相残杀。况且对方来了革命军，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使他们这些胡子兵一触即溃，以至望风披靡。该连即是从睢县溃退下来，到家乡躲避。问绍儒有何良策，善为处置。

绍儒听罢默默沉思。少顷，说道，“当今天下大乱，三区又是个两不管的地方，‘化外皇帝远，力大即为尊’。在这个地方，谁有武力谁说了算。人和枪，我都想要，不过奉军是国民革命军跟踪追击的对象，咱们不能办蠢事，要拐个弯儿。”说到这里，他瞟了玉格一眼，玉格恍然无词，然后绍儒才又继续说，“你带来这么多人风声也不小，咱们不能犹豫。我的意见这么办，把武器埋藏起来，人暂时解散，没路费的，我们给攒聚一些，和他们声明，等过一个时期没人来追查，他们愿意来入大伙，保家卫国，我们欢迎。”

绍儒话未说完，玉格早已频频点头。

玉格请绍儒去和士兵见见面，讲几句话。绍儒边答应边来到里屋，从柜里拿出一卷现洋揣在怀里，喜孜孜地和杨大哥偕行往关帝庙去了。

玉格和绍儒来到关帝庙之后，玉格把士兵召集起来，齐刷刷地面向大殿站满了一院子。绍儒和玉格面向士兵并肩站在大殿台口。

玉格把绍儒介绍给士兵，并把绍儒吹捧了一下，说他也有一

段行伍历史，深知士兵疾苦，现在地方保家卫国，定能给大家出谋划策。

绍儒首先立正给大家敬了一个举手礼，只听台下咔嚓一声，齐刷刷地向他立正还了举手礼。绍儒叫大家稍息之后，即用宏亮的声音给大家讲话了。他先用亲热的口气表示欢迎大家，然后即把当前形势及周围环境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最后才提出他和玉格秘密商定的处理计划，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唯对绍儒所讲搜集路费一事，大家纷纷举手表示“没有必要”，只求有一身便衣，即可任意行走。玉格一听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便用请求的眼光盯着绍儒。绍儒想这些好办。现已仲春，天气尚暖，只要给他们每人找一套单便服即可。油房寨和张公安寨共有二三百户人家，除掉三分之一赤贫户外，两家凑一套总是可以的。想到这里，他慷慨答应下来。并向大家说：“这个不难，大家请安心休息，二更天我即交货。”说到这里，他便告辞大家，返回家里。

他召集了同伙的一个十一人会议，给各人分片布置了任务，限一更天完成。大家分头办去。果然，当街上打一更的时候，分遣的同伙十个人各自背着大包小包陆续来到绍儒家中。汇齐后，绍儒抽查了一下，并统计了一下件数，共计一百一十套，心中十分喜悦。心想，他们共一百来人，这些衣物只会多不会少。这十个人便各自把包袱背到关帝庙。

趁热打铁，趁黑办事。当杨玉格把这些便衣分散给官兵之后，他们便趁着月光，把军装脱下，武器留下，穿上便衣各自分头散去。

剩下杨玉格和绍儒等连夜趁机清点，把百十套军装堆在山门外付之一炬。把百十枝钢枪和弹药分批隐藏起来。往返几次，鸡鸣已毕，又各持铁锹、扫把把弄得乱七八糟的关帝庙打扫干净，找来架子车、大马车把垃圾运走，才各自回家休息。

这样一来村民大悦，逃躲出去的也陆续归来。男耕女织各安

生计。真是因祸得福。

但是这样的安生日子过不了很长。张公安寨的小天地，仿佛浩渺苦海中的一叶扁舟，不由它不与世浮沉。

果然不出几天，有天夜里，全村夜阑人静，突然被大兵包围了起来。人喊马嘶，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只听金属铿锵，步履繁纷。打门叫门声，哗噪得震耳欲聋，一片混乱。绍儒家的门子也被打响了。绍儒早就惊醒，穿好衣服，准备应付。只听哗噪一声，料是家门已破。绍儒忙把窗户纸戳破窥视，一伙持枪的士兵已经闯入院内径奔屋门而来。绍儒只怕在另一个里间住着的父母遭殃，便主动开门迎接，不意他开门一出，耳响了一声：正是抓你的！便被那伙士兵抓、揪、推、操地捉去了。

关帝庙的囚人越集越多，绍儒看见有冯鹤林、杨汉民、牛万兰、牛三等。他们被围困在凶神恶煞的丘八之中。接着由这些军官拷问。叫大家把前几天奉军留下的武器及时交出，否则就要家产充公人处死。但没有一个人吱声。他们用马鞭抽、枪托捣，刺刀逼、厉声喝，又打又骂人还是不招，逼得狠了只是说：“不知道！”遇到这些“死顽固”，他们无法，只得隔离审查。把张绍儒等十多个重点嫌疑分别隔离拷问，依然没有人招供。僵持了一夜毫无所获，遂把他们各自毒打一顿，悻悻地收兵回营而去。

经过这场灾难，张绍儒等深知，在此荒乱年月，没啥道理可讲，枪杆就是一切。于是他急速召集了和他关系密切的十多个人的会议，研究了当前形势、周围环境、三区情况。认为需要自己组织一股力量，拿出奉军留在这里的武器，以大堤的荆榛、草莽为掩护，以除暴安良、保家卫国为宗旨，小则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大则可以为国增光。至少可以保卫地方。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当下即公推绍儒为队长，并公议队名为兰封县第三区民众保家卫国大队。

议定之后，他们便分头去刨出一部分枪支弹药，立即把十几

个人武装了起来。

他们一经组织起来，名声一出，就又有些人来报名。没有多长时间，他们便一扩为二三十人，再扩为五六十人。事为田树恩土匪头所知，他决心除掉张绍儒，以绝后患。

在一个冬日的上午，张绍儒刚起床不久，便闯进屋里四个贼眉鼠眼的人，声称要找张绍儒。张绍儒一看来者不善，便慷慨让坐，让他们先围炉取暖，并说：“你们找我哥不是？他到后院去了，我去叫他。”绍儒说着已走出屋门，朗声喊着一溜“哥哥！”转往后院逾垣而去。

直至他从大堤队部带了十个武装人员奔回来时，进屋后发现那四人已经跑了。

绍儒的父母经过这次惊吓，先后去世。绍儒无家室之累，聚众用武之志也就更坚定了。“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也比较成熟了。他常和同伙商议，周围土匪太多，要想与他们斗争，必须瓦解他们。择其比较好者而交之，择其中小而最坏的作为先打击的对象。计议已定，便开始调查研究。他们赖以藏身的大堤外头就是考城县。考城县有一大股土匪两千多人枪。其头头为胡二箩头。他的山寨也驻扎在大堤内，与绍儒的保家卫国队的山寨紧邻。而且他们的宗旨与行动只是“打富济贫”。胡的方法是古今中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只用巧取，不用豪夺。他姓胡名二。因为常常化装简从，用粪钁扛一只箩头，踽踽独行，过村串寨，故绰号“箩头”。他三十来岁，清癯面庞，皮肤黧黑，很象一个浑浑噩噩的农民，其实他就是远近驰名的胡二箩头。有两千多人马，武器不错，其夫人也是手握双枪的巾帼人物。如果打家劫舍或起肉票，打黑枪，都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他不。他的喽罗遍考城，而且干什么的都有。他稔知“柔弱胜刚强”的哲理。常常乔装风水或子平先生，由其与老财有关的喽罗引进，深入地主老财内宅，给地主老财算命或看风水。寒暄之后

接着就先问家产，后问几口人。提到地主老财的子女时，不管地主老财如何回答，胡二总是说：“你少说了一个，还有我。”胡二指指自己的鼻子，“这个儿子你忘了？”把对方弄得糊涂了，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儿子对父母的财产有继承权。你的财产有我的一份儿。”他这么一说，如果对方知趣，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便象变戏法一样，成堆的金银财宝立刻就白花花、黄灿灿堆在他面前，任其索取。答应给食的，就慌忙筹措。如果对方不认得他，稍一犹豫，他便说出他的大名或亮一亮暗中带的手枪，也就解决问题了。

因为胡二有实力，不害穷人，又是近邻，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所以张绍儒想结交他。

绍儒瞅准这一着，便于来年春天的一日，先派杨汉民到胡二山寨去联系，说明他们“保家卫国队”的头目对一向“打富济贫”的胡司令渴慕已久，想来一见。胡二一听十分高兴，当即向杨汉民表示欢迎，并设宴招待，约定了会面日期。

到了约定日期，绍儒命令杨汉民、冯鹤林，挑选一挺轻机枪、子弹一百发，作为贽见礼。计议已定，即由杨汉民白天先到胡营送了个准信儿，约定张绍儒晚上去。并约定了暗语和暗号，即返回复命。

当夜，月白风清，张、冯、杨穿戴整齐，冯杨一人背机关枪，一人扛子弹匣，张绍儒别在腰里一只德制二十响手枪，三人偕行，匆匆上了路。

他们沿堤北东去，大堤背后的莽林中不时发出“口令”声。他们每次都回令“明月”，便顺利而过。

夜间走路快，他们往东大约走了20来里，来到一大片黑幽幽、稠密密、发散着浓郁的柏油味的地方，杨汉民悄声说：“到了，这是柏树林，随我来。”

杨汉民说着便从树林缝隙处往里钻去。张绍儒、冯鹤林紧紧

跟随。树中林传出一声“口令”，回令甫毕，面前即出现了两位赳赳青年，一齐拱手说：“胡司令派我们来欢迎张队长！”

绍儒连忙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问候“胡司令好”。

他们一边回答说“好”，一边头前领路，不多时他们一行上到了堤顶。只见从几间木板房里透出了缕缕微光。在一间大的板房外面站了个高举右手的黑影。只听他高声喊道，“欢迎张队长！”

张绍儒等疾趋几步来到主人面前，经杨汉民互相介绍，胡二把张绍儒请到了板房里。板房顶板下挂了四盏大马灯，照耀如同白昼，晃得人睁不开眼。房间陈设虽然简单，却不鄙陋。一张嵌有大理石面的方桌摆在地中央，四面围有四把紫檀葡萄椅，左右板壁上挂有大砍刀和盒子炮，后板墙上张了一扇“打富济贫，天下为公”的墨字红旗。胡二请客人上坐。张绍儒急忙把机关枪和子弹匣小心轻放地摆在桌上，客气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得瞻丰采，真乃三生有幸。小弟队伍成立不久，底子甚薄，特备机关枪一挺，子弹一百发，聊表敬意。如蒙不弃，情愿和胡兄联防，不知尊意如何？”

胡二忙说：“光棍大，朋友架。当今世界是混沌世界，谁的势力大谁就吃得开。三人同心，黄土变成金。咱们两家合起来有两千多人，保证所向无敌。兰封、考城两县就是咱们任意驰骋之地。”接着，他用贪馋的眼光盯着机关枪连声说：“你们送来的礼物，用处大，用处大。”“金姑！”遂又隔着门帘冲里屋喊了一声：“金姑！”。里间便走出一位衣着朴素、体格健壮的年轻女人。胡二指着绍儒说：“来见见张队长。”金姑一一拜见了三位客人，并根据胡二的眼色把桌子上的礼物收走了。

金姑就是胡二的掌印夫人。

接着胡二喊喽罗们摆上酒饌招待客人。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水陆并进。主客在席间融融泄泄边吃边谈，说了一些周围情